

[葡]艾萨·德凯依罗斯 著

顾逢祥 薛川东 译



阿马鲁神父的罪恶

——宗教生活写实

阿马鲁神父的罪恶

[葡]艾萨·德凯依罗斯 著

顾逢祥、薛川东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50×1168毫米 1/32 14.625印张 2插图 392,000字 印数：1—46,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8·165 定价：1.90元

累里亚城里的人们在复活节获悉：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若则·米洛依斯已于清晨中风死去。这位满面红光、肥头大耳的家伙在主教管区的神职界中素以贪食闻名。他嗜吃的轶闻鄙事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城里开药店的卡洛斯对这位神父特别讨厌，每当看到他睡足午觉，满脸通红，大腹便便地踱步而出时，卡洛斯便会戏谑道：

“——看，这条大蟒又去消食啦！哼，总有一天他会撑破肚皮的。”

这话果然应验，神父被撑死了。他是在晚餐吃了鱼以后出的事。当时对面古迪纽先生家里的人们却在大喊大叫，跳着波尔卡舞。这天古迪纽先生过生日。没有什么人可怜米洛依斯，他的葬礼也很少有人参加。一般说来这位神父是不被人们尊敬的。在人们眼里他无异于一个普通的村民：从他的举止和手来看，他俨然是一个挖掘工；他嗓音沙哑，言语粗俗，头发蓬乱掩遮在耳朵上。

米洛依斯神父从未受过女信徒们的爱戴。他颇失检点，常常在忏悔室里不住地打饱嗝。这位本堂神父经常住在乡间或山区的教堂内，缺少人情事故，不晓得接人待物应当热情文雅。故此，一开始他就几乎失去了所有女忏悔者的好感，使她们转向于富有教养又善于哄骗，颇为圆滑的古斯毛神父。

当个别信任他的女信徒对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幻觉时，他总是显得反感，没好气地说：

“太不象话了，圣洁的女士。向上帝求得理智吧！头脑要有点儿良知！”

DJ851-2

严格的斋戒使米洛依斯分外恼火，他常常大喊大叫：

“吃你的吧！喝你的吧！活着的人都来吃吧，喝吧！”

不论是迈卡主义还是自由党，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报纸都令神父七窍生烟。他挥动着手中的大红色遮阳伞高声大嚷：

“大棒！大棒！”

他死去之前的几年里又添了独处的癖好，他常在家里匿着，身边只有一个上年纪的女佣人和一条狗。狗的名字叫若狸。他唯一的朋友是主教区主持唱圣歌的领唱人瓦兰达莱斯。这位领唱神父实际是教区的主持人了，因为若阿金主教患风湿症后卧榻于上米纽省的一个庄园里已有两年之久了。

领唱神父生就一副紧板的面孔，鼻子又高又大，两眼近视；他是诗人奥维迪尤^①的仰慕者。他讲话时总是噘着嘴，爱套引神话。他对本堂神父米洛依斯是很尊崇的，称其为克加略^②修道士。他笑着加以解释：

“克加略以膂力过人著称，修道士则以食量无比闻名。”

米洛依斯神父下葬时，领唱人亲自向墓穴布施祭物——就象他往常习惯于向本堂神父提供金鼻烟壶里的鼻烟一样。根据仪式，他向棺材上撒放了第一撮土，同时低声对其他红衣神父说：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撮鼻烟。”

这位主教区的实际统辖者诙谐的话语引起在场的其他神父的哄笑。当晚，红衣神父坎波斯在诺瓦依斯议员家喝茶时便把这个笑话传了出去。用欢快的笑声作为奠祭，领唱人的善德博得了人们赞赏，大家虔诚尊敬地评论：“这位阁下是个诙谐家。”

葬礼过后不几天，米洛依斯本堂神父的爱犬若狸经常在广场一带游逛。原来神父家的女佣人也因患间歇热症住进了医院，米洛依斯的故宅家门紧闭；若狸没人管了，它饿得挨门惨吠。若狸当初可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和主教相仿——肥得很。若狸热切希望找

① 奥维迪尤是位意大利拉丁文诗人。出生在意大利的苏耳莫纳，死于流亡之中。

② 克加略为古希腊英雄，是位大力士。

到一个新主人，它习惯于教士的黑袍，只要见到神父便追上去，低声哀嚎。但是，没人理会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人们用遮阳伞的尖端驱赶它，这条被逐来赶去的小狗象个乞丐整夜沿街跑着叫着。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它已横尸在慈善会的墙角下，拉粪车的车夫把它敛走了。人们在广场上再也见不到若狸，若则·米洛依斯神父从此也就被人们彻底忘却了。

两个月以后，累里亚城里的人们获悉：本堂神父将易位于一个年青人。听说，他是刚从神学校毕业的。这位新本堂神父的名字叫阿马鲁·维埃依拉。有人认为他的任选是与政治影响有关，但累里亚城的《县之声报》却反对这个观点。报纸痛苦地引用了古尔古塔的话披露朝庭的徇私和教士们的反应。一些神父对报上的文章很反感，他们当着领唱神父的面不无妒忌地议论起此事。

“不要这样嘛！偏爱，的确是有的；保护人，对这个人来说也是有的。”领唱人说，“司法部长布里托·库莱亚给我写信证实了此事。他在信中甚至对我说，新来的那位本堂神父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幸运得很——”他快活地微笑着补充，“‘克里略’教士离去了，又给我们送来了‘阿波罗’^①教士。”

在累里亚城里只有红衣神父迪亚斯一个人认识这位即将任职的本堂神父。在神学校时，迪亚斯曾是他最初的伦理学导师。据红衣神父说，当初这位本堂神父是个孱弱、腼腆的年轻人，满脸生着粉刺……。

“当时我看到他身穿陈旧的教士袍，脸色不好——其余嘛，还可以。总之，是个好小伙儿，而且人是极聪明的。”

在累里亚，红衣神父迪亚斯是很有名气的。最近他发福了，肚子腆起来了，教士袍被撑得紧绷绷的；他那小脑袋瓜上的头发开始花白；眼圈虚肿，嘴唇厚墩墩的。这副神态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些贪食和好色的修道士们的丑闻。

① 阿波罗是希腊和罗马的神，也为太阳神，是艺术和美的象征。

有一位思想开放的商人叫巴特里西尤大叔。他每当走到神父们的身边时就龇牙咧嘴，形同一只猛犬。每当他看到迪亚斯笨拙地、气喘吁吁地手拄着雨伞穿过广场踱步消食的时候，便狠狠地说道：

“恶棍！简直象若奥六世！”①

迪亚斯红衣神父同他的老姐姐若赛发·迪亚斯以及一个女佣人住在一起。那位女佣人在累里亚城里是尽人皆知的。她外出时总披一块黑色披肩，脚踏一双沉重的粗布拖鞋。迪亚斯神父在累里亚城附近有供出租的产业，他渐渐成了富翁，从而每天晚餐都可以大嚼火鸡肉；神父还因为能喝上一八一五年酿制的“公爵酒”而享有盛名。然而，他生活中最为精彩的片断还应该说是常为人们在私下评论的一段风流韵事——他与阿乌古斯塔·卡米娜太太的旧交。因为这位太太是圣·若奥·达·佛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人们还是爱把她称为圣·若阿乃依拉。她家住慈悲街，时常赁屋接待寄寓者。她有一个女儿叫阿迈丽娅，二十三岁了，漂亮，丰腴，是男性追求的目标。

迪亚斯红衣神父对阿马鲁被任命为本堂神父很满意。在卡洛斯的药店里，在广场上，在中心教堂的圣器室里，他都对阿马鲁大加赞扬。他夸奖阿马鲁在神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生活检点和恭谨顺从，甚至连其声音也推崇备至，他说：

“清脆的声音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阿马鲁的声音最适合于在神圣周中说教——那是能够增强感情的声音。”

他郑重预言阿马鲁前途无量，一定会成为红衣神父，也许将来还会享有主教圣职的荣光！

一天，迪亚斯愉快地向中心教堂的副本堂神父展示了一封阿马鲁从里斯本给他写来的信。这位副本堂神父是个唯命是从、沉默寡言的人。

① 若奥六世（1767—1826）是葡萄牙第二十七位皇帝，1816年继位。由于反对君主立宪建立了专制统治遭到民主势力的强烈反对。

八月份的一天下午，迪亚斯与副本堂神父一起到新桥附近去散步。那时正在修筑菲格依拉大道，架在利斯河两岸的木桥已被拆掉，大路将通过新桥。新桥的桥身有两孔宽大的石拱，很墩实，看上去这座桥是很有气魄的。再向前则是马拉则斯教区的泥泞道路，那是因为土地征用问题悬而未解使工程中断造成的，平整夯实铺过碎石和被石碾轧过的路基都浸渍在雨水中。

桥的周围地域空旷气氛宁静。河水从低矮的小山丘那边流过来。浑圆的山峦上长满了枝叶深绿的幼松。低处，一个个小村庄散落在浓密的树丛中，使那郁郁苍苍的地方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阳光下，房舍的墙体闪烁着令人悦目的光亮；黄昏时，壁炉里的烟雾从烟囱里喷吐出来，在明澈的空中由白变蓝。河水在两行灰绿斑驳的柳树中间缓缓流向大海。累里亚的原野延伸到沙滩的边缘，这里阳光充沛，水源丰富，土地旷远肥沃。从石桥上遥望城廓依稀可辨，可以看见中心教堂厚重的耶稣方石墙的角隅，看到墓地大墙的一角，墓地里荆棘遍布；再有就只能看到柏树那黑乎乎的尖顶，其余的景物则被一座石山遮住了。石山上覆盖着野生的荆棘，山上古堡的废墟突兀而立；黄昏时，猫头鹰在四周回旋翻飞，残垣断壁，一派历史陈迹的氛围。

通过桥旁的斜坡可以下到林荫道，这条林荫道有一段延伸到河边。这儿古树参天，寂寥幽僻被人们称为古林荫道。两位神父就在这里漫步低语。

红衣神父就阿马鲁的来信征求副本堂神父的意见。这封信使迪亚斯神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仿佛就是阿马鲁的师父。他很想知道副本堂神父是否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阿马鲁急迫地请求为他租一栋位置既好收费又低廉的房子，如有可能房里的陈设也要备齐，特别强调这栋房子的主人对房客应当是很尊重的。

红衣神父继续转述来信的内容：

“我亲爱的师父，您看——”阿马鲁在信中说，“真正适合于我的房舍是这样的——我不求豪华——这您清楚，我有一间卧室和一

间客厅就足够了。我需要的住处应在市中心但要很安静；房东一家要在当地为人们所尊重，女房东品德端正，决不是见钱眼开的人。您能力过人，我就把选择住房的权力都交给您了，您会谨慎行事的。请相信，您对我的帮助不会是徒劳的。特别紧要的是女房东要合适，她应该是嘴巴严紧、说话有分寸的人……。”

“喂，门德斯，我的朋友。我想让他住进圣·若阿乃依拉家里，”红衣神父说过信的内容后，极兴奋又简赅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嗯，这是好主意吧？”

“再也没有比这样好的主意了。”副本堂神父顺从地随声附和。

“她楼下有个房间，紧连着小客厅，另外还有一间屋子可以作为办公室，房里有上等的家俱，被褥齐备……”

“是极好的被褥。”副本堂神父尊敬地接言。

红衣神父继续说：

“对圣·若阿乃依拉来说，这是个好生意。给房客提供房间、被褥、膳食、佣人，每天足可以收他六个托斯道^①。况且家里住的是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

“由于女房东的女儿小阿迈丽娅的原因，这我就不知道阿马鲁神父住在那儿是否合适了。”副本堂神父怯怯地提请迪亚斯注意，“一个黄花大姑娘……据说本堂神父先生还是个年轻人……阁下，您是知道的，众口难缄呀！”

红衣神父停下了脚步说：

“哪儿的话呢！想当初，诺阿金神父不就是与他妈妈的干闺女同寓在一幢住所里吗？而彼得罗索红衣神父不也是和他嫂嫂及嫂嫂的妹妹住在一块吗？而那个妹子才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

“我是说……”副本堂神父想缓和一下。

“不，我没有看到一点坏处！若阿乃依拉出租她的房屋如同客

① 托斯道为葡萄牙从前的货币单位。一托斯道相当于 100 雷阿尔，相当于目前货币的10分。

栈赁屋一样天经地义。当初总执事先生不也在那儿暂居了几个月吗？”

“但是，作为神职人员……”副本堂神父在暗示。

“这就更加保险！门德斯先生，更加保险！”红衣神父大喊之后再次停下脚步以神秘的情态说：

“而其次对我来说是合适的，门德斯！我的朋友，对我是合适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副本堂神父压低声音说：

“是的，阁下对若阿乃依拉一直是给予优惠的……。”

“尽力而为吧，我亲爱的朋友，尽力而为。”红衣神父用慈父般的轻柔的声调说，“她是理应承担的，理应承担的。我的朋友，她对我好得以至于——”说到这里神父停了一下话茬，凝眸说道，“你瞧，只要每天上午九点钟我不露面，她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啦！唉，天哪！我告诉你，这位女士不知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担忧……门德斯先生，就甭提她多关心我啦！我去年患肠绞痛时，她都急瘦了，打那以后我对她也更是百般惦念了！现在正值杀猪时节——上帝都认为猪是最好的动物——您知道吗？她一个劲儿地唤我去吃肉呢！”

红衣神父眉飞色舞，他在痴情的兴奋中继续说：

“啊，门德斯，她是个极好的女人！”

“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副本堂神父虔诚地说。

“是这样的！”红衣神父又一次停下来高喊，“是这样，她保养得很好——虽然远不是当年的闺秀了，但她没有一根白头发，一根也没有，简直一根也没有！而她那肌肤……”

他更压低了声音，露出贪色的微笑说道：“喂，门德斯，我说的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他指着下颌与脖颈，肥胖的手在这个部位上摸着，接着又说，“冰肌玉肤，没有半点瑕疵！她是个洁净的女人，非常洁净！多令人惦念啊！她每天都派人给我送礼品：一小杯肉冻，盛在小碟子里的甜米饭或是阿劳乌卡的美味香肠！昨天，

她还差人给我送来了一个苹果馅饼。说真的，您真应当见识一下这馅饼。那苹果馅如同奶油一般！连我的老姐姐若塞发都说，真好，简直是在圣水中做成的。”迪亚斯神父把手捂在胸前继续说，“门德斯，她这是在撩拨这里面的东西呀！不是我夸她，而是实在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副本堂神父怀着嫉妒的心情一声不吭地听着。

“我很清楚，”红衣神父再次止步了，他慢慢悠悠地吐出了每一个字，“我——很——清楚。有人在暗地里忿忿不平……那简直是极大的诬蔑！是因为我非常体贴若阿乃依拉太太吗？然而她丈夫在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这样做了！门德斯，您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副本堂神父做了个表示肯定意见的动作。

“若阿乃依拉是个好人！请您注意，她是个大好人！”红衣神父一边用遮阳伞的尖柄使劲地戳着地，一边大声喊道。

“红衣神父先生，世人的舌头可是有毒的呀！”副本堂神父的声音里夹着哭腔。他沉默了片刻又低声补充道，“您为了‘那个’可要大大破费一笔了。”

“我的朋友，正是因为这个。您想想，自从总执事走后，那可怜的女人家里就断绝收入了，门德斯，正是我一直给她提供下锅的米！”

“可她有一小块农田呀？”副本堂神父提出异议。

“我可敬的先生，那是只有腿裆下面那么大小的一块弹丸之地！加上要给佣工开工资，要交纳税金……当初她是靠房客每天付的六个托斯道，加上我的资助和农田菜园的一点点收益才得以度日的。门德斯，这回对我来说就会减轻一些负担啦！”

副本堂神父附和道：

“担子会轻些了，红衣神父先生。”

至此，二人都缄默不语了。傍晚的天空依旧明澈，只是高空的蓝天有些发白了。没有一丝风。这时节河里水位不高，裸露出的沙洲闪着金光；水流向低处时，冲刷着河底的卵石发出潺潺的声响，泛起层

层涟漪。林荫道对面——河的另一侧，由一位小姑娘放牧着的两头牡牛出现在对面的泥泞的路上。牛慢腾腾地进入丛林边的河湾，将那被牛鞅磨得溜光的脖子伸出来悠然自得地饮水，一点儿声响也没有。牛不时抬起它那驯顺的头。这倦怠了的生灵安祥地无动于衷地环视四周。水滴和唾液混成粘丝挂在牛的嘴角上，阳光一照熠熠发亮。太阳西垂了，明镜般的河水也暗淡了，桥拱的影子映在水中。暮霭渐渐笼罩了山丘。夕照中，那血红与橘红的烟霞预示着来日的炎热。大海的上空，更是气象万千。

“美丽的黄昏！”副本堂神父在感慨。

红衣神父打了个呵欠，随之在呵欠上划了个十字，然后说：

“快到我们念圣母经的时候了吧？”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步履缓慢地登上了通往中心教堂的台阶，红衣神父停步转身对副本堂神父说：

“门德斯朋友，就这样决定，让阿马鲁住在若阿乃依拉家里——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有光可沾的。”

“沾光沾大了，”副本堂神父客气地重复，“沾光沾大了！”

二人一边从面部到胸部划着双十字，一边步入教堂。

二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得知：新任职的中心教堂本堂神父将从沙奥·德·马萨斯火车站乘四轮邮递马车于傍晚抵达累里亚。故此迪亚斯红衣神父和副本堂神父从下午六点钟就在喷泉宽街上溜达，他们等待着阿马鲁的到来。

那时节正是八月底，在通往河边的土筑的长长的林荫道上，人们可以隐约看到在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之间有着身着浅色衣服的女士们正纤步雅游。城门那边是一排排草庐寒舍，老太太们依在门前捻线；滚了浑身泥巴的小孩儿在地上玩耍，赤裸着肚皮。小鸡贪婪地在房舍四周那些无人问津的垃圾堆、粪堆上刨食。泉水旁人声嘈杂，石板上排放着水罐，汲水的女佣人污言秽语叫骂个不停；那些身着脏军装，足蹬大筒靴的士兵摇动着手中的芦苇杆正在与女佣们打情骂俏；姑娘们汲完水把大肚子的陶罐稳稳地放在头顶的垫圈儿上，成双成对地扭动着胯股姗姗离去。有两个军官敞胸露怀、在懒洋洋地聊大天儿，象是在等候着什么人到来。然而四轮马车迟迟未到。

夜幕降临了。城门上方神龛里的那盏灯在闪闪发光，对面医院的一个个窗里也陆续映出了昏黯的光。

当几匹瘦狗似的白马拉着已经燃起车灯的四轮马车跑上新桥时，天已经全黑了。马车通过了克鲁斯客栈停在泉水旁。巴特里西尤大叔的伙计拿着一叠《大众日报》马上向广场跑去。车老板巴布蒂斯塔大叔嘴角上衔着一柄黑杆儿烟袋，一边慢条斯理地松懈肚

带，一边祖宗三代地骂着。来者坐在距车把式很近的软垫上，他头戴峨冠，身穿长长的教士袍，双手攥着座位上的铁扶手，慢悠悠地走下车，双脚不停地跺着，以便使麻木的双脚赶快复原，他两眼四下顾盼。

“啊——阿马鲁！”迎上前来的红衣神父叫喊起来，“你这个鬼灵精！”

“噢，师父！”来者欢悦地呼唤，接着二人拥抱起来。此间，副本堂神父一直是把四角礼帽托在手里，身子弓成了九十度。

过了一会，聚在药店里的人们看到，在迪亚斯神父那肥胖的身躯与身材修长的副本堂神父之间，有一位约略有点儿驼背穿长袍的神父，他们一起穿过广场。人们猜得，这个陌生人一定是那位新上任的本堂神父了，于是药店里的人们又立刻开始评头品足了，“噶，还是个美男子哩！”

替神父扛行李的若奥·毕沙喝得醉醺醺地走在前头，他扛着一只箱子，手里还提着一个花布口袋，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地祈求上帝保佑。

接近九点钟了，夜色一片漆黑。广场四周家家户户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在回形拱廊下的商店里，透过煤油灯发出的惨淡的光线，依稀可见几个身影，这几个已经困倦的人凑在柜台边聊个没完。通向广场的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街巷里只有一盏奄奄一息的汽灯，所以显得黑洞洞的，仿佛里面没有人居住。沉寂的夜空里传来了中心教堂慢悠悠的钟声——这是为死者念葬经而敲的。

迪亚斯红衣神父罗哩罗嗦地向阿马鲁解释为什么那样安排他的住所，为什么没有找个空间出来的独门独院呢？因为那样还得购置家俱，找女佣人，将花一大笔钱；而在一个受尊重的又有舒适的客房的人家下榻对阿马鲁是合适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家里，没有比若阿乃依拉家更好的了。她家通风良好，非常整洁，不用担心有怪味从厨房里跑出来——总秘书和督学都曾在这里住过；况且若阿乃依拉是个笃信上帝整天念经的女人，她善于精打细算，有求必应……

“你住在那儿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那儿有人烹制美味可口的饭菜，有咖啡……”

“师父，我想知道要花多少宿膳费？”

“六个托斯道。鬼灵精，简直是白吃白住呀！配给你一间住室和一个小客厅……”

“小客厅可华丽了。”副本堂神父恭敬地评议。

“那儿离中心教堂远吗？”阿马鲁问。

“没几步路，你可以穿着拖鞋去主持弥撒。这家有一个姑娘，”迪亚斯慢慢腾腾地说，“是若阿乃依拉的女儿，二十三岁，生得很标致；虽然脾气不太好，但心地善良，……这条路就通向她家。”

迪亚斯指的是一条窄窄的路，路两旁是低矮破旧的房屋；古老的慈善会的道道高墙重重压在上面，小巷深处挂着一盏昏暗的汽灯。

“您的寝宫就在这里！”红衣神父说着上前叩打又高又窄的街门上的门槌^①。

一楼有两个围着铁栅栏的凉台，格局是老样式的。栽在木盆里的郁金香围放在四周，使凉台很显眼，房间的小窗子都有窗台，围墙别具一格，犹如凹陷的洋铁筒状。

若阿乃依拉正在楼梯高处候着客人；一个患伛偻病、满脸雀斑的女佣人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照亮，若阿乃依拉的身形在灯光中很明晰地映在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上。这位女主人是个胖高个儿，皮肤白净，外表显得迟钝；眼睛黑黑的，眼圈的皮肤已有皱纹了。她用一条猩红的带子把头发高高扎起来，额头、鬓角等处的头发已显稀疏。她衣着整洁，双臂浑圆，前胸丰满。

“夫人，您的客人来了！”红衣神父一边说着一边向楼上爬。

“能接待本堂神父先生，我太荣幸了！看您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路上辛苦了！感谢您对此地布施恩德——小心点台阶！”

① 葡萄牙从前门上装环的不多，一般是呈各种造型的槌，如：有的呈人手形，有的是各种兽头的形状。

阿马鲁被领到一个小客厅里，屋里粉刷成黄色，一个宽大里面填满稻草的长靠背沙发靠墙放着；对面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绿色粗呢台布。

“本堂神父先生，这就是您的客厅。”若阿乃依拉说，“您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或散散心……”她又打开了一间房子的门补充说道，“这里是您的卧室，有斗橱和大衣柜。”她拉开了大抽屉，拍打着垫褥的弹簧炫耀着。

“这儿有一个呼唤铃，供您有事时使用；斗橱的钥匙就在这里……如果您喜欢更高的枕头……只有一条被子，但若需要……”

“好，一切都很好，我的夫人！”阿马鲁用低沉而优美的声音说着。

“需要什么尽管说，凡能办到的都没问题……”

“哦，太太”红衣神父喜眉笑眼地忙打断说，“现在需要的是弄点夜餐吃。”

“简单的晚餐已经准备好，鸡汤从六点钟起就开始在澄净。”

她走到楼梯口去催女仆：

“露萨，快去！动动窝儿！”

红衣神父一屁股重重地坐在长靠背沙发上，吸了一撮鼻烟。

“好小子，高兴了吧？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这个地方！”

“师父，其实我随便住在哪儿都行。”他换着粗布拖鞋说道，“您是知道当初在神学校的情景的，后来我在菲依劳住的时候，雨都下到床上。”

广场那边响起了吹号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阿马鲁边问边走到窗口去看。

“现在九点半了，那是兵营的归营号。”

阿马鲁打开玻璃窗。路的尽头有一盏半死不活的灯，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茫茫苍穹罩在城市的上空。

号声过后，一阵沉缓的击鼓声又从兵营那边传来。晚归的士兵不知从哪条城堡的小径里钻出来跑步从窗根儿底下通过。猫头鹰尖

厉的叫声由慈善会的大墙那边传出。

“真够疼人的！”阿马鲁说。

若阿乃依拉在楼上招呼着：

“本堂神父先生，请上来吧，肉汤都放在桌上了！”

“上去吧，你一定快饿晕了，阿马鲁！”红衣神父说着笨拙地站起来，继而又伸出胳膊拦住阿马鲁，“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位太太做的肉汤可是上等佳品！令人馋涎欲滴……”

在用深颜色纸裱糊过墙壁的饭厅中间摆着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刀叉等餐具和杯子在透过绿色灯罩射出的柔和的光线下闪闪发光，这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汤皿中的鸡汤散发着喷香的雾气，硕大的餐盘里有一只肥肥的老母鸡，鸡煨在又白又软的米饭里，周围码着一片片上好的香肠——一看就知道是上等人吃的美味佳饌。在镶着玻璃的橱柜里摆着瓷器，柜里虽然光线较暗但依然可见这些瓷器明亮地发光。一架钢琴摆在窗边的角隅里，琴盖上覆盖着褪色的绫缎罩子。厨房里还响着烹炸食品的声音。洗过的衣服晾在平台上，散发着清爽的气味。阿马鲁搓着手，心里美滋滋的。

“本堂神父先生，请您过这边来，免得那边冷风吹您。”若阿乃依拉说着顺手把窗户关上，递给阿马鲁为熄灭香烟头用的沙盒。

“红衣神父先生，您不再喝一小杯果汁吗？”她问道。

“快去拿来，我陪陪他。”迪亚斯兴奋地说着坐了下来，把餐巾打开。

若阿乃依拉在饭厅里走来走去，打量着阿马鲁——他把头低在盘子上，一声不响地喝着汤，不断用嘴吹着汤匙。看来这位本堂神父长得是没挑了——黑黑的头发，微微曲卷着；脸蛋儿椭圆，面色黑红，细皮嫩肉的；两只眼睛又黑又大，长长的睫毛。

自从离开神学校以后，迪亚斯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认为阿马鲁现在更健壮、更成熟了。

“你当初发育不太好……”

“后来是山里的空气，”阿马鲁说，“对我长身体大有补益。”

从而阿马鲁讲起了他在贝拉省的非依劳过着的惨淡的生活，那时在严冬季节他就同牧人住在一起，……红衣神父把酒瓶举得高高的然后往阿马鲁的杯子里斟酒，酒在杯里泛起了泡沫。

“因此，现在你得把这杯酒喝下去，小伙子！喝吧，在神学校的时候偷着喝酒是弄不到这种好酒的。”

他们又说起了神学校的事。

“食品管理员拉比舒现在怎么样了？偷土豆的卡鲁舒怎么样了？”红衣神父问。

两个人都笑了，在快乐的回忆中二人对酌着。他们说起了当时的笑话，回忆起校长的鼻涕，想起了唱祈祷歌的神父——一天，从他的口袋里掉出了包卡若^①的淫秽诗。

“转眼一晃过了好多年……”二人都在感慨。

这时，若阿乃依拉端来一大盘烤苹果放在桌子上。

“好极了！这可不行，我也得来一份！”红衣神父立刻大声叫起来，“多好的烤苹果！对这我是从不错过的！朋友，她可是顶呱呱的主妇哟！我们的若阿乃依拉，真是了不起！”

她笑着，露出了两颗镶银的门牙。她又取来一瓶波尔图酒；然后把一个热腾腾、烂乎乎的苹果轻轻地放在红衣神父的盘子里，在上面撒上白糖。她用柔软肥胖的手拍着他的背说：

“他可是个圣人，本堂神父先生，他真是个圣人！唉，我欠他的情可多哩！”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迪亚斯忙制止。他的脸上泛出多情的愉快的笑容。

“好酒！”迪亚斯呷着杯中的波尔图酒连连称赞，“好酒！”

“您瞧，迪亚斯先生，这还是我的小阿迈丽娅过生日时的酒呢！”

“姑娘上哪儿去啦？”

① 包卡若是葡萄牙十八世纪的著名讽刺诗人。因为其大量的诗矛头针对腐败朝廷和宗教，他的诗当时禁止刊登和公开朗诵。